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八卷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

詞云：風月襟懷，圖取歡來，戲場中儘有安排。呼盧博賽，豈不豪哉？費自家心，自家力，自家財。有等奸胎，慣弄喬才，巧妝成科譚難猜。非關此輩，忒使心乖。總自家癡，自家狠，自家賒。

——詞寄〈行香子〉

這首詞說著人世上諸般戲事，皆可遣興陶情，惟有賭博一途最是為害不淺。蓋因世間人總是一個貪心所使，見那守分的一日裡辛辛苦苦，巴著生理，不能勾近得多少錢。那賭場中一得了采，精金白銀只在一兩擲骰子上收了許多來，豈不是個不費本錢的好生理？豈知有這幾擲贏，便有幾擲輸。贏時節道是倘來之物，就有粘頭的、討賞的、幫襯的，大家來撮哄。這時節意氣揚揚，出之不吝。到得贏過，輸骰齊到，不知不覺的弄個罄淨，卻多是自家肉裡錢，旁邊的人不曾幫了他一文。所以只是輸的多，贏的少。有的不伏道：「我贏了就住，不待到輸就是了。」這句話恰似有理，卻是那一個如此把得定？有的巴了千錢要萬錢，人心不足不肯住的；有的乘著勝采，只道是常得如此，高興了不肯住的；有的怕別人譏誚他小家子相，礙上礙下不好住的。及至臨後輸來，雖悔無及，道：「先前不曾住得，如今難道就罷？」一發住不成了，不待到弄完決不收場。況且又有一落場便輸了的，總有幾擲贏骰，不勾番本，怎好住得？到得番本到手，又望多少贏些，那裡肯住？所以一耽了這件滋味，定是無明無夜，拋家失業，失魂落魄，忘飧廢寢的。朋友們譏評，妻子們怨恨，到此地位，一總不理。只是心心念念記掛此事，一似擔雪填井，再沒個滿的日子了。全不想錢財自命裡帶來，人人各有分限，豈由你空手博來，做得人家的？不要說不能勾贏，就是贏了，未必是福處。

宋熙寧年間，相國寺前有一相士，極相得著，其門如市。彼時南省開科，紛紛舉子多來扣問得失。他一一決來，名數不爽。有一舉子姓丁名湜，隨眾往訪。相士看見大驚道：「先輩氣色極高，吾在此閱人多矣，無出君右者。據某所見，便當第一人及第。」問了姓名，相士就取筆在手，大書數字於紙云：「是年狀元是丁湜。」粘在壁上。向丁生拱手道：「留為後驗。」

丁生大喜自負，別了相士，走回寓中來。不覺心神暢快，思量要尋個樂處。元來這丁生少年才俊，卻有個僻性，酷好的是賭博。在家時先曾敗掉好些家資，被父親鎖閉空室，要餓死他。其家中有嫗憐之，破壁得逃。到得京師，補試太學，幸得南省奏名，只待廷試。心緒閒暇，此興轉高。況兼破費了許多家私，學得一番奢遮手段，手到處會贏，心中技癢不過。

聞得同榜中有兩個四川舉子，帶得多資，亦好賭博。丁生寫個請帖，著家童請他二人到酒樓上飲酒。二人欣然領命而來，分賓主坐定。飲到半酣，丁生家童另將一個包袱放在左邊一張桌子上面，取出一個匣子開了，拿出一對賞鍾來。二客看見匣子裡面藏著許多戲具，乃是骨牌、雙陸、圍棋、象棋及五木骰子枚馬之類，無非賭博場上用的。曉得丁生好此，又觸著兩人心中所好，相視而笑。丁生便道：「我們乘著酒興，三人共賭一回取樂何如？」兩人拍手道：「絕妙！絕妙！」一齊立起來，看樓上傍邊有一小閣，丁生指著道：「這裡頭到幽靜些。」

遂叫取了博具，一同到閣中來。相約道：「我輩今日逢場作戲，係是彼此同袍，□分大有勝負忒難為人了。每人只以萬錢為率，盡數贏了，止得三萬；盡數輸了，不過一萬，圖個發興消閒而已。」說定了，方才下場相博起來。初時果然不□分大來往，到得擲到興頭上，你強我賽，各要爭雄，一二萬錢只好做一擲，怎好就歇得手？兩人又著家童到下處再取東西，下著本錢，頻頻添入，不記其次。丁生煞是好手段，越贏得來、精神越旺。兩人不伏輸，狠將注頭亂推，要博轉來，一注大似一注。怎當得丁生連擲勝采，兩人出注，正如眾流歸海，盡數趕在丁生處了。直贏得兩人油乾火盡，兩人也怕起來，只得忍著性子住了，垂頭喪氣而別。丁生總計所贏，共有六百萬錢。命家童等負歸寓中，歡喜無盡。

隔了兩日，又到相士店裡來走走，意欲再審問他前日言語的確。才進門來，相士一見大驚道：「先輩為何氣色大變？連中榜多不能了，何況魁選！」急將前日所粘在壁上這一條紙扯下來，揉得粉碎。歎道：「壞了我名聲，此番不准了。可恨！可恨！」丁生慌了道：「前日小生原無此望，是足下如此相許。今日為何改了口，此是何故？」相士道：「相人功名，先觀天庭氣色。前日黃亮潤澤，非大魁無此等光景，所以相許。今變得枯焦且黑滯了，那裡還望功名？莫非先輩有甚設心不良，做了些謀利之事，有負神明麼？試想一想看！」丁生悚然，便把賭博得勝之事說出來，道：「難道是為此戲事？」相士道：「你莫說是戲事，關著財物，便有神明主張。非義之得，自然減福。」丁生悔之無及，付了一付，問相士道：「我如今盡數還了他，恐怕仍舊不妨了？」相士道：「才一發心，暗中神明便知。果能悔過，還可占甲科，但名次不能如舊，五人之下可望，切須留心！」

丁生亟回寓所，著人去請將二人到寓。兩人只道是又來糾賭，正要番手，三腳兩步忙忙過來。丁生相見了，道：「前日偶爾做戲，大家在客中，豈有實得所贏錢物之理？今日特請兩位過來，奉還原物。」兩人出於不意，道：「既已賭輸，豈有竟還之理？或者再博一番，多少等我們翻些才使得。」丁生道：「道義朋友，豈可以一時戲耍傷損客囊財物？小弟誓不敢取一文，也不敢再再做此等事了。」即叫家童各將前物竟送還兩人下處。兩人喜出望外，道是丁生非常高誼，千恩萬謝而去。豈知丁生原為著自己功名要緊，故依著相士之言，改了前非。

後來廷試唱名，果中徐鐸榜第六人，相士之術不差毫釐。若非是這一番賭，這狀頭穩是丁湜，不讓別人了。今低了五名，又還虧得悔過遷善，還了他人錢物，尚得高標。倘貪了小便宜，執迷不悟，不弄得功名無分了？所以說，錢財有分限，靠著賭博得來，便贏了也不是好事。況且有此等近利之事，便有一番謀利之術。有一夥賭中光棍，慣一結了一班黨與，局騙少年子弟，俗名謂之「相識」。用鉛沙灌成藥骰，有輕有重。將手指撚將轉來，撚得得法，拋下去多是贏色。若任意拋下，□擲九輸。又有慣使手法，捧紅坐六的。又有陰陽出法，推班出色的。那不識事的小二哥，一團高興，好歹要賭，俗名喚作「酒頭」。落在套中，出身不得，誰有得與你贏了去？奉勸人家子弟，莫要癡心想別人的。看取丁湜故事，就贏了也要折了狀元之福，何況沒福的！何況必輸的！不如學好守本分的為強。有詩為證：

財是他人物，癡心何用貪。

寢興多失節，飢飽亦相參。

輸去中心苦，贏來眾口饒。

到頭終一敗，辛苦為誰甜。

小子只為苦口勸著世人休要賭博，卻想起一個人來，沒事閒遊，撞在光棍手裡。不知不覺弄去一賭，賭得精光，沒些巴鼻，說得來好笑好聽：

風流誤入綺羅叢，自訝通宵依翠紅。

誰道醉翁非在酒，卻教眨眼盡成空。

這本話文，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間，平江府有一個官人姓沈，承著祖上官蔭，應授將仕郎之職，赴京聽調。這個將仕家道豐厚，年紀又不多，帶了許多金銀寶貨在身邊。少年心性，好的是那歌樓舞榭，倚翠偎紅，綠水青山，閒茶浪酒。況兼身伴有的是東西。只要撞得個樂意所在，揮金如土，毫無吝色。大凡世情如此，才是有個撒漫使錢的勤兒，便有那幫閒助懶的陪客來了。

寓所差不多遠，有兩個游手人戶，一個姓鄭、一個姓李。總是些沒頭鬼，也沒個甚麼真名號，只叫作鄭□哥、李三郎。終日來沈將仕下處，與他同坐同起、同飲同餐，沈將仕一刻也離不得他二人。他二人也有時破些錢鈔，請沈將仕到平康里中好姊妹家裡，擺個還席。吃得高興，就在妹妹人家宿了。少不得串同了他家扶頭得差一路兒撮哄，弄出些錢鈔，大家有分，決不待到白折了本。虧得沈將仕壯年貪色，心性不常，略略得味就要跳槽，不迷戀著一個，也不能起發他大主錢財，只好和哄過日，常得嘴頭肥膩而已。如是盤桓將及半年，城中樂地也沒有不游到的所在了。

一日，沈將仕與兩人商議道：「我們城中各處走遍了，況且塵囂嘈雜，沒甚景趣。我要城外野曠去處走走，散心耍子一回何如？」鄭□、李三道：「有興！有興！大官人一發在行得緊。只是今日有些小事未完，不得相陪，若得遲至明日便好。」沈將仕道：「就是明日無妨，卻不可誤期。」鄭、李二人道：「大官人如此高懷，我輩若有個推故不去，便是俗物了。明日准來相陪就是。」兩人別去了一夜。

到得次日，來約沈將仕道：「城外之興何如？」沈將仕道：「專等，專等。」鄭□道：「不知大官人轎去？馬去？」李三道：「要去閒步散心，又不趕甚路程，要那轎馬何幹？」沈將仕道：「三哥說得是。有這些人隨著，便要來催你東去西去，不得自由。我們只是散步消遣，要行要止，憑得自家，豈不為妙？只帶個把家僮去跟跟便了。」沈將仕身邊有物，放心不下，叫個貼身安童背著一個皮箱，隨在身後。一同鄭、李二人踱出長安門外來。但見：

甫離城郭，漸遠市廛。參差古樹繞河流，蕩漾游絲飛野岸。布帘沽酒處，惟有田農村老來嘗；小艇載魚還，多是牧豎樵夫來問。炊煙四起，黑雲影裡有人家；路徑多歧，青草痕中為孔道。別是一番野趣，頓教忘卻塵情。

三人信步而行，觀玩景緻，一頭說話，一頭走路。迤邐有二三里之遠，來到一個塘邊。只見幾個粗腿大腳的漢子赤剝了上身，手提著皮鞭，牽著五六匹好馬，在池塘裡洗浴。看見他三人走來至近，一齊跳出塘子，慌忙將衣服穿上，望著三人齊聲迎喏。沈將仕驚疑，問二人道：「此輩素非相識，為何見吾三人恭敬如此？」鄭、李兩人道：「此王朝議使君之隸卒也。使君與吾兩人最相厚善，故此輩見吾等走過，不敢怠慢。」沈將仕道：「原來這個緣故，我也道為何無因至前！」

三人又一頭說，一頭走，離池邊上前又數百步遠了。李三忽然叫沈將仕一聲道：「大官人，我有句話商量著。」沈將仕道：「甚話？」李三道：「今日之游頗得野興，只是信步浪走，沒個住腳的去處。若便是這樣轉去了，又無意味。何不就騎著適才王公之馬，拜一拜王公，豈不是妙？」沈將仕道：「王公是何人？我卻不曾認得，怎好拜他？」李三道：「此老極是個妙人，他曾為一大郡守，家資絕富，姬妾極多。他最喜的是賓客往來，款接不倦。今年紀已老，又有了些痰病，諸姬妾皆有離心。卻是他防禁嚴密，除了我兩人忘形相知，得以相見，平時等閒不放出外邊來。那些姬妾無事，只是終日合併頑耍而已。若吾輩去看他，他是極喜的。大官人雖不曾相會，有吾輩同往，只說道欽慕高雅，願一識荊。他看見是吾每的好友，自不敢輕，吾兩人再遞一個春與他。等他曉得大官人是在京調官的，衣冠一脈，一發注意了，必有極精的飲饌相款。吾每且落得開懷快暢他一晚，也是有興的事。強如寂寂寞寞，仍舊三人走了回去。」

沈將仕心裡未決，鄭□又道：「此老真是會快活的人，有了許多美妾，他卻又在朋友面上□分殷勤，尋出興趣來。更兼留心飲饌，必要精潔。惟恐朋友們不中意，吃得不盡興。只這一片高興熱腸，何處再討得有？大官人既到此地，也該認一認這個人，不可錯過。」沈將仕也喜道：「果然如此，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。」李三道：「我每原回到池邊，要了他的馬去。」於是三人同路而回，走到池邊。鄭、李大聲叫道：「帶四個馬過來！」看馬的不敢違慢，答應道：「家爺的馬，官人每要騎，盡意騎坐就是。」鄭、李與沈將仕各騎了一匹，連沈家家僮捧著箱兒，也騎了一匹。看馬的帶住了馬頭，問道：「官人每要往那裡去？」鄭□將鞭梢指道：「到你爺家裡去。」看馬的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在前走著引路，三人聯鑣按轡而行。

轉過兩個坊曲，見一所高門。李三道：「到了，到了。鄭□哥且陪大官人站一會，待我先進去報知了，好出來相迎。」沈將仕開了箱，取個名帖，與李三帶了報去。李三進門內去了，少歇出來道：「主人聽得有新客到此，甚是喜歡。只是久病倦懶，怕著冠帶，願求便服相見。」沈將仕道：「論來初次拜謁，禮該具服。今主人有命，恐怕反勞，若許便服，最為灑脫。」李三又進去說了。

只見王朝議命兩個安童扶了，一同李三出來迎客。沈將仕舉眼看時，但見：

儀度端莊，容顏羸瘦。一前一卻，渾如野鶴步罡；半喘半吁，大似吳牛見月。深淺躬不思而得，是鸞鴛班裡習將來；長短氣不約而同，敢驚燕窩中輸了去。

沈將仕見王朝議雖是衰老模樣，自然是士大夫體段，肅然起敬。王朝議見沈將仕少年丰采，不覺笑逐顏開，拱進堂來。沈將仕與二人俱與朝議相見了。沈將仕敘了些仰慕的說話道：「幸鄭、李兩兄為紹介，得以識荊，固快夙心，實出唐突。」王朝議道：「兩君之友，即僕友也。況兩君勝士，相與的必是高賢，老朽何幸，得以霑接！」茶罷，朝議揖客進了□軒，分付當直的設席款待。

分付不多時，杯盤果饌片刻即至。沈將仕看時，雖不怎的大擺設，卻多精美雅潔，色色在行，不是等閒人家辦得出的。朝議謙道：「一時不能治具，果菜小酌，勿怪輕褻。」鄭、李二人道：「沈君極是脫灑人，既忝吾輩相知，原不必認作新客。只管盡主人之興吃酒便是，不必過謙了。」小童二人頻頻斟酒，三個客人忘懷大嚼，主人勉強支陪。

看看天晚，點上燈來。朝議又陪了一晌，忽然喉中發喘，連嗽不止，痰聲曳鋸也似響震四座，支吾不得。叫兩個小童扶了，立起身來道：「賤體不快，上客光顧，不能盡主禮，卻怎的好？」對鄭生道：「沒奈何了，有煩鄭兄代作主人，請客隨意劇飲，不要阻興。老朽略去歇息一會，煮藥吃了，少定即來奉陪。恕罪！恕罪！」朝議一面同兩個小童扶擁而去。

剩得他三個在座，小童也不出來斟酒了。李三道：「等我尋人去。」起身走了進去。沈將仕見主人去了，酒席闌珊，心裡有些失望。欲待要辭了回去，又不曾別得主人，抑且餘興還未盡，只得走下庭中散步。忽然聽得一陣歡呼擲骰子聲，循聲覓去，卻在軒後一小閣中，有些燈影在窗隙裡射將出來。沈將仕將窗隙弄大了些，窺看裡面。不看時萬事全休，一看看見了，真是：酥麻了半壁，軟癱做一堆。你道裡頭是甚光景？但見：

明燭高張，巨案中列。擲盧賽雉，纖纖玉手擎成；喝六呼么，點點朱唇吐就。金步搖，玉條脫，盡為孤注爭雄；風流陣，肉屏風，竟自和盤托出。若非廣寒殿裡，怎能勾如許仙風；不是金谷園中，何處來若干媚質。任是愚人須縮舌，怎教浪子不輸心。

元來沈將仕窗隙中看去，見裡頭是美女七八人，環立在一張八仙桌外。桌上明晃晃點著一枝高燭，中間放下酒檯一架、一個骰盆。盆邊七八堆采物，每一美女面前一堆，是將來作賭采的。眾女掀拳裸袖，各欲爭雄。燈下偷眼看去，真個個個如嫦娥出世，丰姿態度，目中所罕見。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看得目不轉睛，頑涎亂吐。

正在禁架不定之際，只見這個李三不知在那裡走將進去，也竄在裡頭了。抓起色子，便待要擲下去。眾女賭到間深處，忽見是李三下注，盡嚷道：「李秀才，你又來鬼廝攪，打斷我姊妹們興頭！」李三頑著臉皮道：「便等我在裡頭與賢妹們幫興一幫興也好。」一個女子道：「總是熟人，不妨事。要來便來，不要酸子氣，快擺下注錢來！」眾女道：「看這個酸鬼！那裡熬得起大注？」一遞一句譏誚著。李三擲一擲，做一個鬼臉，大家把他來做一個取笑的物事。李三只是忍著羞，皮著臉，憑他擊面啐來，只是頑鈍無恥，挨在幫裡。一霎時，不分彼此，竟大家著他在裡面擲了。

沈將仕看見李三情狀，一發神魂搖蕩，頓足道：「真神仙境界也！若使吾得似李三，也在裡頭廝混得一場，死也甘心！」急得心癢難熬，好似熱地上蜚蛆，一歇兒立腳不定，急走來要與鄭□商量。

鄭□正獨自個坐在前軒打盹，沈將仕急搖他醒來道：「虧你還睡得著！我們一樣到此，李三哥卻落在蜜缸裡了。」鄭□道：「怎麼的？」沈將仕扯了他手，竟到窗隙邊來，指著裡面道：「你看麼！」鄭□打眼一看，果然李三與群女在裡頭混賭。鄭□對沈將仕道：「這個李三，好沒廉恥！」沈將仕道：「如此勝會，怎生知會他一聲，設法我也在裡頭去擲擲兒，也不枉了今日來走這一番。」鄭□道：「諸女皆王公侍兒。此老方才去眠宿了，諸女得閒在此頑耍。吾每是熟極的，故李三插得進去。諸女素不識大官人，主人又不在面前，怎好與他們接對？須比我每不得。」沈將仕情極了道：「好哥哥，帶挈我帶挈。」鄭□道：「若挨得進去，須要稍物方可可賭。」沈將仕道：「吾隨身篋中有金寶千金，又有二三十張茶券子可以為稍。只要□哥設法得我進去，取樂得一

回，就雙手送掉了這些東西，我願畢矣。」鄭□道：「這等，不要高聲，悄悄地隨著我來，看相個機會，慢慢插將下去。切勿驚散了他們，便不妙了。」

沈將仕謹依其言，不敢則一聲。鄭□拽了他手，轉灣抹角，且是熟溜，早已走到了聚賭的去處。諸姬正賭得酣，各不抬頭，不見沈將仕。鄭□將他捏一把，扯他到一個稀空的所在站下了。偵伺了許久，直等兩下決了輸贏會稍之時，鄭□方才開聲道：「容我每也擲擲兒麼？」眾女抬頭看時，認得是鄭□。卻見肩下立著個面生的人，大家喝道：「何處兒郎，突然到此！」鄭□道：「此吾好友沈大官人，知卿等今宵良會，願一拭目，幸勿驚訝。」眾女道：「王翁與汝等通家，故彼此各無避忌，如何帶了他家少年來，攪預我良人之會？」一個老成些的道：「既是兩君好友，亦是一體的。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且請一杯遲到的酒。」遂取一大卮，滿斟著一杯熱酒，奉與沈將仕。

沈將仕此時身體皆已麻酥，見了親手奉酒，敢有推辭？雙手接過來，一飲而盡，不剩一滴。奉酒的姬對著眾姬笑道：「妙人也，每人可各奉一杯。」鄭□道：「列位休得炒斷了擲興。吾友沈大官人，也願與眾位下一局。一頭擲骰，一頭飲酒助興，更為有趣。」那老成的道：「妙，妙。雖然如此，也要防主人覺來。」遂喚小鬟：「快去朝議房裡伺候，倘若睡覺，亟來報知，切勿誤事！」小鬟領命去了。

諸女就與沈將仕共博，沈將仕自喜身入仙宮，志得意滿，采色隨手得勝。諸姬頭上釵餌首飾，盡數除下來作采賭賽，盡被沈將仕贏了。須臾之間，約有千金。諸姬個個目睜口呆，面前一空。鄭□將沈將仕扯一把道：「贏勾了，歇手罷！」怎當得沈將仕魂不附體，他心裡只要多插得一會寡趣便好，不在乎財物輸贏，那裡肯住？只管伸手去取酒吃，吃了又擲、擲了又吃。諸姬又來趁興，奉他不休。沈將仕越肉麻了，風將起來，弄得諸姬皆赤手無稍可擲。

其間有一小姬，年最少、貌最美，獨是他輸得最多，見沈將仕風風世世，連擲采骰，帶著怒容，起身竟去。走至房中轉了一轉，提著一個羊脂玉花磚到面前，向桌上一擲道：「此磚直千緡，只此作孤注，輸贏在此一決。」眾姬問道：「此不是爾所有，何故將來作注？」小姬道：「此主人物也。此一決得勝固妙，倘若再不如意一發輸了去，明日主人尋究，定遭鞭笞。然事勢至此，我情已極，不得不然！」眾人勸他道：「不可趕興，萬一又輸，再無挽回了。」小姬拂然道：「憑我自主，何故阻我！」堅意要擲。眾人見他已怒，便道：「本圖歡樂，何故到此地位？」沈將仕看見小姬光景，又憐又愛，心裡躊躇道：「我本意豈欲贏他？爭奈骰子自勝，怎生得幫襯這一擲輸與他了，也解得他的惱怒。不然，反是我殺風景了。」

看官聽說：這骰子雖無知覺，極有靈通，最是跟著人意興走的。起初沈將仕神來氣旺，勝采便跟著他走，所以連擲連贏。歇了一會，勝頭已過，敗色將來。況且心裡有些過意不去，情願認輸，一團銳氣已自餒了□分了。更見那小姬氣忿忿、雄糾糾，□分有趣，魂靈也被他吊了去。心裡忙亂，一擲大敗。小姬叫聲：「慚愧！也有這一擲該我贏的。」即把花磚底兒朝天，倒將轉來。沈將仕只道這是個花磚，就是千緡，也賠得起。豈知花磚裡頭盡是金釵珠琲塞滿其中，一倒倒將出來，輝煌奪目，正不知多少價錢，盡該是輸家賠償的，沈將仕無言可對。鄭、李二人與同諸姬公估價值，所值三千緡錢。沈將仕須賴不得，盡把先前所贏盡數退還，不上千金。只得走出叫家僮取帶來箱子裡面茶券子二千多張，算了價錢，盡作賭資還了。

說話的，「茶券子」是甚物件，可當金銀？看官聽說：「茶券子」即是「茶引」。宋時禁茶榷稅，但是茶商納了官銀，方關茶引，認引不認人。有此茶引，可以到處販賣。每張之利，一兩有餘。大戶人家儘有當著茶引生利的，所以這茶引當得銀子用。蘇小卿之母受了三千張茶引，把小卿嫁與馮魁，即是此例也。沈將仕去了二千餘張茶引，即是去了二千餘兩銀子。

沈將仕自道只輸得一擲，身邊還有剩下幾百張，其餘金寶他物在外不動，還思量再下局去，博將轉來。忽聽得朝議裡頭大聲咳嗽，急索唾壺。諸姬慌張起來，忙將三客推出閣外，把火打滅，一齊奔入房去。

三人重復走到軒外元飲酒去處，剛坐下，只見兩個小童又出來勸酒道：「朝議多多致意尊客：『夜深體倦，不敢奉陪，求尊客發興多飲一杯。』」三人同聲辭道：「酒興已闌，不必再叨了，只要作別了便去。」小童走進去說了，又走出來道：「朝議說：『倉卒之間，多有簡慢。夜已深，不勞面別。』此後三日，再求三位同會此處，更加盡興，切勿相拒。」又叫：「付付看馬的仍舊送三位到寓所，轉來回話。」三人一同沈家家僮，乘著原來的四匹馬，離了王家。行到城門邊，天色將明，城門已自開了。馬夫送沈將仕到了寓所，沈將仕賞了馬夫酒錢，連鄭、李二人的也多是沈將仕出了，一齊打發了去。鄭、李二人別了沈將仕道：「一夜不睡，且各還寓所安息一安息，等到後日再去赴約。」二人別去。

沈將仕自思夜來之事，雖然失去了一二千本錢，卻是著實得趣。想來：「老姬贊他，何等有情。小姬怒他，也自有興。其餘諸姬遞相勸酒，輪流賭賽，好不風光！多是背著主人做的。可恨鄭、李兩人先占著這些便宜，而今我既弄入了門，少不得也熟分起來，也與他二人一般受用。或者還有括著個把上手的事在裡頭，也未可知。」轉轉得意。

因兩日困倦不出門，巴到第三日清早起來，就要去再赴王朝議之約。卻不見鄭、李二人到來，急著家僮到二人下處去請。下處人回言走出去了，只得呆呆等著。等到日中，竟不見來。沈將仕急得亂跳，肚腸多爬了出來。想一想道：「莫不他二人不約我先去了？我既已拜過擾過，認得的了，何必待他二人？只是要引進內裡去，還須得他每領路。我如今備些禮物去酬謝前晚之酌，若是他二人先在，不必說了。若是不在，料得必來，好歹在那裡等他每為是。」

叫家僮僱了馬匹，帶了禮物，出了城門。竟依前日之路，到王朝議家裡來。到得門首，只見大門拴著。先叫家僮尋著傍邊一個小側門進去，一直到了裡頭，並無一人在內。家僮正不知甚麼緣故，走出來回覆家主。沈將仕驚疑，猶恐差了，再同著家僮走進去一看。只見前堂東軒與那聚賭的小閣宛然那夜光景日，卻無一個人影。大駭道：「分明是這個裡頭，那有此等怪事！」急走到大門左側，問著個開皮舖的人道：「這大宅裡王朝議全家那裡去了？」皮匠道：「此是內相侯公公的空房，從來沒個甚麼王朝議在此。」沈將仕道：「前夜有個王朝議，與同家眷正在此中居住。我們來拜他，他做主人留我每吃了一夜酒。分明是此處，如何說從來沒有？」皮匠道：「三日前的有幾個惡少年挾了幾個上廳有名粉頭，稅了此房吃酒賭錢。次日分了利錢，各自散去，那裡是甚麼王朝議請客來？這位官人莫不著了他道兒了？」

沈將仕方才疑道是奸計裝成圈套，來騙他這些茶券子的。一二千金之物分明付之一空了。卻又轉一念頭，追思那日池邊喚馬，宅內留賓，後來閣中聚賭，都是無心湊著的，難道是設得來的計較？似信不信道：「只可惜不見兩人，畢竟有個緣故在內，等待幾日，尋著他兩個再問。」

豈知自此之後，屢屢叫人到鄭、李兩人下處去問，連下處的人多不曉得，說道：「自那日出後，一竟不來。虛鎖著兩間房，開進去，並無一物在內，不知去向了。」到此方知前日這些逐段逐節行徑，令人看不出一些，與馬夫小童，多是一套中人物，只在遲這一夜裡頭打合成的。正是拐騙得□分巧處，神鬼莫測也！

漫道良朋作勝游，誰知肱篋有陰謀。

情閨不是閒人到，只為癡心錯下籌。